

知不足齋外書

猗園志異

書帶草堂藏板

獮園自序

錢子虞之賤公子也儀古人十一常失古人十九能家
貧口吃如馬卿而不能著犢鼻褌與保傭雜作滌器市
中能見一世龍門李司隸如聶季寶而不能坐樹下牛
衣稱國士能任達不拘耽酒浮虛如阮仲容而不能大
盆盛酒圓坐相向直接羣豕來共飲能文章諧謔語言
不節如陳暄而不能俳優自居爲南朝狎客又能失財
敗事如陰子春而終不能脚數年一洗之人也之行也
不曰天選則曰天放世孺動尊繩墨而賤龍蛇斯其漏

獮園自序

一知不足齋重訂

而亡當者歎竊自笑生不媚世犯詛朝那然所違豈盡
秦嗣王郤馨其所傳聞久湫亞馳之辭未必皆合海
以內賢士大夫及我二三兄弟亦或有一人焉飲酒醉
地祝延之者何至三夢芻狗並遭墮車折脚一歲之中
數遇五角六張往往若此彼未嘗牧而特生于奧未嘗
田而鶉生于突者操何術乎噫嘻是寧非造化小兒與
之爲狡獮哉夫造化小兒之狡獮我也巧矣我安得不
妄與之爲狡獮也于是署其平居所著之書曰獮園獮
園者何松樞十九山中稗家一種志怪傳奇之類是也

則何言乎獫也漢人以爲狡獫也又謂中央亡墨冰神禹
理水駐巫山下雲華夫人授以策召鬼神之書顧盼之
際化而爲石爲輕雲爲夕雨爲游龍爲翔鶴千態萬狀
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獫怪誕問諸童童律按集仙錄所載
如此狡獫之名所繇始歟神仙傳則載王遠麻姑共至
蔡經家時經弟婦新產數日姑求少許米來擲之墮地
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矣不喜復
作如此狡獫變化也列異傳小女折荻作鼠以狡獫李
延壽南史宋廢帝欲酖害太后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

繪圖自序

二知不足齋重訂

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獫齊少帝以蕭
坦之世祖舊人得入內見皇后于宮中及出後堂雜戲
狡獫皆得在側是狡獫二字直當作戲弄義解矣余取
爲稗家目者毋亦竊比于滑稽漫戲劇秦美新者流因
是以求容于側媚之場乎夫稗胡可盡廢也仲尼不語
神怪而玉羊萍實問抽緒餘以至肅慎之矢防風氏之
骨靈威丈人之落簡沾沾辨對不已非以奇小而勿言
何嘗勿爲噫哉山海莊列仙拾遺博物搜神述異下迨酉陽
濫浸淫及于飛燕列仙拾遺博物搜神述異下迨酉陽

宣室北夢杜陽無不窮幽壤極元虛捏怪典妖矜奇闢
豔家黃車而戶青史矣乃漢班氏獨黜小說家而不列
于九流之中將厭其迂誕不雅馴歟然則天乙堯問削
方墨筆燕丹宋玉之談雖千不存其一言彼皆非耶可
勝去乎兩京以還作者雲蔚若魏文之列異沙仲穆之
野史李隱之大唐奇事記諸家卽不盡傳于今然而各
有其書豈唐以後人所能辦者稗又胡可盡廢也且夫
稗至唐而郁乎盛矣響亦絕焉唐以後非無稗也人人
而能爲稗也唐以前皆文人才子不得志于蘭臺石室

繪圖目錄

三知不足齋重訂

者爲之率多藻思雜致雋句英談唐以後悉出老生鄙
儒之手隨事輒記于桑榆中而已故其爲稗均而其所
繇稗異也何也唐人善用虛宋人善用實唐人情深趣
勝爲能沿汎波瀾宋人執理局方惟事穿鑿議論唐人
以文爲稗妙在不典不經宋人以稗爲文病在亦趨亦
步繇斯以觀非其才之罪也文章與時高下大抵然耳
蓋余自操觚時習聞往君子之持論如此要之太史公
絕代奇才第稱自成一家言言人人殊期于成家而止
不唐與宋則不成家如是而爲唐與宋也亦不成家必

有所以信今傳後者此未易言求之古入之心焉可也
余尚不能窺宋藩籬萬一安能治唐而遽爲唐夫以昭
代諸公名能文章者所述野史燦然具備皆不敢蔑棄
典刑而創其好于三尺之外何論言不佞哉采遺獻食
舊聞核是非該幽顯大小必識雅俗並陳參往考來品
分臚列而成是書聖哲之變間出神仙分身隱形變化
萬于少見多怪世遂不傳爰徵靈環煌煌斯篇闔仙幻
第一維彼上人利根法器得大自在神通遊戲我佛如
來不可思議一切顯跡希有奇麗圖釋異第二受者爲

繪圖自序

四知不足齋重訂

果作者爲因形影來聲出響臻崔浩破戮庾信受身
現生他世無環不循園影響第三旣語報應何疑輪迴
王公卿相從僧中來平等閣就伽藍甕開俄頃靈變疇
云處胎園報緣第四崇山幽都強名有北地獄變相無
有紀極王者爲政設官分職一如世間賞罰不忒園冥
跡第五山川社稷間氣鍾靈明神是馮俎豆惟馨穆穆
上帝赫赫雷霆儼臨如降格思冥冥園靈祇第六何彼
藜妖跳梁跋扈祝史巫偃式歌且舞時無大沉啼烟嘯
雨李核琵琶亦爾箏鼓圖注祀第七九經百家侈言鬼

事蹠尸搖枝沉履竈善公孫應聲伯有作厲怪媚紛紛
不廢鄭衛園奇鬼第八禳祥氛祲何國不兆無忌爲妖
怪哉當道蛇淫狐媚精繇物老旌異研神是稽是討園
妖孽第九聲色夢想變幻倏忽木石蟲魚紛擊奇特魚
膾雖殘雞肋可惜後有作者彌厥漏逸園環閣第十園
之目雖止于十而其爲卷十六其文已二十萬言園成
新野馬使君仲良見而異之歎曰昔賢集衆家而成書
編蒲緝柳何力是恤今則以一人之手獨創于無所資
承之餘末流不波斯誠難矣是安可無傳遂任劖劖因

繪園自序

五知不足齋叢訂

致水衡羨餘從事余亦減產佐焉後先經營雖畧就頭
角而力已不勝其詘將天之所以益余疾歟雖然余數
歲之中嘗見池平臺傾矣嘗見陵夷谷貿矣嘗見浮石
沉木矣嘗見豕負塗而車載鬼矣又嘗見夏雨雪而冬
造雷矣紛綸歲蕤怪怪而奇奇者莫可勝數也夫孰非
猶哉且也草名萍魚亦名萍鳥名鵲犬亦名鵲璧名璞
腐鼠亦名璞席名籛條假人亦名籛條人叩頭蟲亦叩
頭蕩舟之姬曰蔡孺子容之兆龜亦曰蔡漢家椒戚謂
之五侯山魃木魅亦謂之五侯劉凝之蒼臨川稱僕狸

狸向人亦稱僕噫嘻天地間物理至不齊也誰賢乎誰
愚乎誰敏乎誰醜乎豈必西山之是而東陵之非乎甚
矣造化小兒之巧與人焉狡獪也吾庸知造化小兒不
以狡獪我者鑄于丁寧贊其千秋俾斯園無爲鞠草推
之挽之皆使君力敢忘所自耶其又沾沾沈耳于巷思
闌入獪事未已是積斂于生熟不盡之秋三于朝而暮
于四余且自爲狡獪于造化小兒乎何尤余之罪淫矣
余之罪淫矣癸丑冬錢希言記事

獪園自序

繪圖總目

第一 仙幻

第二 仙幻

第三 仙幻

第四 仙幻

第五 釋異

第六 釋異

第七 影響

第八 報緣

繪圖總目

第九 冥跡

第十 靈祇

第十一 靈祇

第十二 淫祀

第十三 奇鬼

第十四 妖孽

第十五 妖孽

第十六 瓊閣

紀事物
二瓊也

甲戌秋八月海虞錢氏翠幃草堂鈔

一知不足齋重刊

繪園第一目錄

仙幻

畫鶴叟

仙棗

壁上海

仙唾

枯樹遇仙

酒井

謫仙賣卜

醉仙人

柳冠道人

一味丹

牡丹十三方

頂缸和尚

華仲蓬遇女仙

張叟遇仙

繪園第一目錄

一知不足齋重訂

紫衣白馬人

鶴飛火中

仙藥

赤肚道士

韓秀才

書扇仙人

白玉蟾

張三丰

尹蓬頭

高神觀道士

閻蓬頭

潘尚書遇仙

王省幹遇仙丹

火中仙像

賣筆人遇仙

落瘦道人

焚藥

桃花道士

擣衣石

神仙魚服

絳箋帖

賭雷

卜築長春山

影娥川樓船鼓吹

大茅君張讌

繪園第一日錄

二知不足齋重訂

猶園第一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仙幻

畫鶴叟

虎邱山後長蕩村屬長洲縣錢氏居焉其家頗行善嘉靖中有號湧峯子者少病目兩眸赤如火齊一日探親過許野關凌晨整棹行未半里見岸上白衣老叟呼求附載僮奴謹然謂此地有盜不知何所人未便輕諾錢君敬其老叟命延之入舟于時曉霧半塞林容微露促

猶園第一 仙幻

一知不足齋重訂

席相對吟談豁然錢君見老叟言論風旨異于常流心益敬之問先生欲飲乎曰可共飲耳酒至則變爲紅泉問先生欲飯乎曰可共飯耳及飯至則又氣蒸如丹砂舟中之人相顧驚愕罔測所以老叟因問錢君曰何以病目至此對曰疾痼矣不能愈也老叟乃索篋箱中片紙用指頭醮桃花釀畫一鶴其上授錢君云還家卽供之家神堂內無失也遽登岸別去忽見隔林中沁出五色綵雲捧老叟足去地漸遠凌空上昇久之方滅錢君大駭出作禮遂命返棹供養仙跡于神堂晨夕炷香爐

中躬自叅禮自此積歲之目眚一朝頓除家亦驟富五十年間起至鉅萬錢君竟以壽終忽一日神堂火起屋廬蕩然徧村人咸見其家火中飛出朱鶴一隻冲天而去王徵君稱登松下說此

仙棗

吳縣東洞庭席生晚年頗好道獨行于莫釐峯下遇道士行如飄風忽顧見生駐足而言曰此子骨清可度也因出懷中一小棗授之曰食此可不飢席生再拜便取棗吞下還家遂不思飲食俗饌都不進日覺身輕步捷

繪圖第一

仙幻

二知不足齋叢書

容顏悅澤鬚髮如漆家人多怪異之如此者二十年一日市上行與人爭忿道士從傍見而怒曰將謂汝可度絲來噉心未除擲其頸一小棗自口中出旋墮地矣道士拾去賦詩一首而行人記其末二句云從來凡骨難輕度吹落蓬萊一陣沙席生還家人悉訝其皓首始大悔恨旬日之間不食而死趙明府一鶴所說

壁上船

會稽毛公某成宏間進士性尚奇好黃白吐嚙導引之術雖居外臺羽流道侶日與周旋爲廣東按察使時偶

檢司中舊文書有一公案是方士以煉丹失火延燒民居誣服論死屈指歲月將二十年矣訊其人尚在獄亟召出與語大悅立破其械延入內衙出衷中枯管畫一小船于壁上一人作張帆狀莫喻其旨也公見其在獄久曾無老色心異之每加敬禮時時叩以大道固不肯言所談者皆玉清紫宸及瀛洲元圃靈異之事一一皆著經游嘗從布袍角中出藥一裹贈公先以器盛水銀投藥少許煎之須臾發視燦然成銀矣公心益神之詔受方要亦終不能得曰相公無仙骨也過之不已乃詣畫船處呼船中人曰開船開船便登鶴首揚帆而去聽之但聞壁間波濤澎湃聲漸見帆角及檣杪隱隱漸滅良久都亡所見壁色如舊矣越數日走差舍人從南昌來見此人在滕王閣上使寄語謝毛公曰宦味如此可以歸矣識者謂此人非不能遁去故示其變幻之跡于世耳毛公惆悵恍惚狀若發狂悔事仙人不勤也急爲洗獄去官而歸試其藥行之歲餘廣營菟裘藥盡不給竟以鬱致疾死

萬歷中姑蘇城東馮秀才之母舅陸君背駝而偃僕以行無不呼爲駝子一日遇青巾道人于市手撫其背唾痰在地而去陸回首不見曰莫非仙乎嗅其痰芳香異常卽據地吞之起而背已直矣市人見之驚駭知爲遇仙馮生名時中趙明府說

枯樹遇仙

嘉靖中山東曹州一破寺有老樹空腹其大七八圍不知幾百年物矣一日有雲水道人來寺中乞齋僧輟飯飯之道人謂曰瀾費香積無以爲報可索水一盂爲和尚活此枯樹可乎僧亟取水捧進道人含一口嚥之樹中而去纔出寺門歛爾不見明晨起視此樹則枝葉扶踈叢生其上矣後遂成美蔭至今在焉計野臣訪陳州牧親過其地說此

酒井

浙東桐廬縣舊有酒井相傳有道人過此地詣一酒肆中每取酒大嚼嚼畢便去曾不顧謝釀家亦不言錢禮而接之雖數亦敬如是且久一日道人告別瀉出漁鼓藥二丸色黃而堅如龍眼大投之井中謂主人翁媪曰

勞君家數置美酒無以報歛洽之勤留此藥井中可日
得美酒供客無煩釀造矣言訖而去明日井泉騰沸都
變作澄醪甘醴香味醇美能醉人踰于造者俗呼爲神
仙酒其家坐獲厚利積累不貲凡三十年驟致富而
道人復來闔門競拜延入閣中無不欲禮道人從容問
曰君家自此井以來所入子錢幾何主人媪應曰酒則
美矣奈乏糟粕飼猪亦一欠事道人歎息曰人心之不
平至是乎乃颺掌于井中漉出舊藥一雙顏色與三十
年前投者無異仍藏漁鼓中酒氣稍稍而息井復如故

繪閣第一 仙幻

五知不足齋重訂

釀家悔其失言慚恚無已自此生計蕭條其井基至今

尚在此聞諸故老不知其何年也

志載若耶發傍沈釀川山陰有句踐投醪

河而獨無酒井

謫仙賣卜

正德末年間有卜者雙瞽忘其姓名寓江西南昌門外
善九天元女課占人災祥無不神中後因宸濠之亂移
妻子適嶺南復寓廣州府前鋪張卜肆日止一卦遂下
簾貧者亦不責其直所居甚窘庖突無烟而每夜與妻
子共食陳列穀饌時有怪珍三人飲噉自若鄰家窺見

疑其作賊不敢叩而問也廣東布政司庫失金大索窮
追游徼偵得之意此人所爲及往搜龔舍壁立如故逮
于官官命裸身搜之解腰纏中得小錠重一金古質黯
然檢其字乃是至元國號衆愈怪異拷掠具備莫得其
情彊收付獄不決歲餘卜者雙目忽然復明初無纖翳
獄中人感神之一日置酒獄中召妻子至因呼游徼與
獄卒同飲語之曰吾玉京仙人也有小過謫人間潛于
賣卜限滿當還矣失金乃穿藏吏某所盜今在某方某
處大樹下吾金豈汝藏中物耶言訖持所飲酒杯與其
妻子從獄窗中飛去邏卒皆醉相視莫能牽挽衆望見
卜者端然安坐與妻子俱騰五色雲端杳杳而上移時
方滅遙瞻禮者數百人凡愚肉眼自是信有神仙矣官
後驗得吏所盜金果如其言

醉仙人

高歷中浙東郵落一酒家善于釀酒寒暑無間方熟時
香聞數里一日天暮忽有醉道士羽衣藍縷狂歌而入
急索壚頭酒飲主人曰公醉矣吾酒已成未漉遲明來
可得飲也道士曰汝家有重災須酒釀之故見索耳言

訖卽見酒房火起內外奔救並汲水灌之火焰愈猛終不可滅道士箕踞而笑曰不信吾言今番費却大事也舉家叩頭求助道士叱之令出乃呼數十小鬼命各持器具挽缸中酒沃之須臾火止見羣鬼皆汗流喘乏頭焦額爛次第揭甌蓋作牛飲狀酒盡乃散主人翁媪狼狽頓足而已及明起視屋舍什物儼然如故不見虧損但所釀之酒盡耳餘瀝在器色如絳矣人遂傳醉仙人夜過酒家酒家翁媪大悔不啻飲詣市廣物色之莫知所向

僧園第一 仙幻

七知不足齋叢書訂

柳冠道人

萬曆中蘇州城東陸氏子年十四時與客遊石湖之冶平寺遇一柳冠道人于大樹下結趺而坐見陸氏子相視而笑宛如舊識于時後解小葫蘆取藥一丸赤色如黍米大擲其口中便吞下客皆詫以爲妖不離寺門閃然不見人始疑其仙也陸氏子旣歸遂不思火食滋味惟啜棗核飲淨水而已身康無疾神氣益清三年後有丐者跛而過其門蓬首垢面惡瘡遍體膿血臭惡不可近陸氏子呵之出丐者微笑曰尚記大樹下相會時否

不覺三寒暑矣陸驚認之際恍若有悟卽遜謝之揖而入顧視甌中黃粱都作盤桃花色香氣殊常遂奉丐者共食之丐者曰吾不須食須浴瘡也陸氏子趣奉澡盆具湯請浴旣出體如凝脂無復癢點視其風儀質狀儼是前時柳冠道人也謂陸氏子少年何不從我游乎其家懇求悵然別去家人有病疥者以此水洗之無不立愈矣後十年陸賈于燕京後遇道人于酒肆中追逐而去遂不復還里人沈巖見其事亦別有記

一味丹

齋園第一 仙幻

入知不足齋重訂

吳郡某先輩六七歲時有道人過其家謂先輩云適來望氣知君家當出福人余有一味丹不輕妄授今將以呪君家矣先輩父子延坐于堂道人就地爲大爐指席上所有銅錫器具及雜鍊甌釜瓷陶甌合杯椀錠村鋌勺之屬以次堆積鑪中傾一小葫蘆取藥類粟撚散其上遼巡色赤頃之去火都成上金舉家驚駭降階再拜叩頭陳謝道人語先輩曰觀君喬梓骨相皆不足以當此非吾所能知也于是盡出其家人男女羅拜堂下道人因指先輩之母夫人某氏語曰是矣乃盡授其術行

之數年積貲累萬富甲吳中後以壽終術遂無傳婁江
杜君善談星號龍海山人親述此事

牡丹十三方

嘉興府崇德縣去城二十餘里地名趙郭卽古語兒溪
上也郭氏始祖宋理宗朝御醫得幸于上一門之內紉
金曳紫沐恩稱異數焉其家曾遇一道人詣門乞食食
畢合其椀于案上衆莫能舉郭翁啟視有紫牡丹花一
朶共十三瓣每瓣中藏一方依法療病遠近赴之如市
傳于子孫今數十世皆曰仙傳牡丹十三方矣雲仍中
近有學憲子直父子並長者與余善

頂缸和尚

頂缸和尚名真顛不知其所止亦不知其所自善擊劍
得分身隱形之術或云僧俠或云劍仙二十年前雲游
過山陰縣聞祝秀才良柱好道喜延方外士而止其家
一月出入往來變幻莫測前後左右踪跡無定日噉牛
肉數觔及酒麪亡算頭上常戴一大五斗缸且行且走
折旋如螻蛄觀者無不異之每當月明之夜集于樹巔作
曼聲長嘯尤善超越攀垣而上捷若猿猴然多坐臥于

壁上與人行忽不見已復在傍人莫測其處也將去之
前一夕命置酒酒至連舉數大白謂祝生曰吾爲若設
戲若爲我秉燭生素有膽氣便攜燭立屏風下忽見杖
頭一掣劃然聲裂有白炷長數十丈狀如素霓環繞其
身左盤右旋蓬轉數迴但暗衣色成規倏忽失處時門
戶皆鑄求之不得矣少頃則依然坐于堂上焉五更酒
盡明月西行重門深鎖竟不知其所之

華仲達過女仙

余友華善述無錫縣人住蕩口少有靈質喜談黃庭內

會圖第一仙幻

十知不足齋重訂

景之事弱冠時嘗遇一仙姝夜降容服端麗世無儔也
自云與華生有夙緣經宿而去情好甚篤題詩贈華云
冷落珠簾二十秋今宵重脫翠雲裘仙郎漫著紅羅污
花蕊年年血淚流臨別授華辟穀煉氣諸方華遂絕粒
閉閣獨處室中時時聞異香又數有笙鶴往來因賦懷
仙雜詩數章嘗錄以寄余余摘其佳句有云鏡裏舞鸞
空有恨釵頭飛燕已無蹤永夜夢魂千里月隔年書信
數行星至今別處依然在夜夜明河瀉枕邊丹霞有路
身難到青鳥能言信易通織就雲衣如可寄願添跳脫

在其中皆有感而作非漫言也瑯琊王世貞沛國劉鳳
兩前輩常過其家並見羣鶴舞於空中如迎送然相與
詫爲奇事

張叟遇仙

張叟名易號觀復子兒時卽慕神仙之術閉門絕務浪
志長生積十餘年未臻元化一夕夢中有神語曰子好
道若此明日詣府學前當遇異人矣張奇其夢凌晨而
起趨至府學遙望學門內有雲氣蒼鬱隱有人趨至
其所見一衲衣老父跌坐地上神色毛骨非常人也張

繪圖第一 仙幻

士知不足齋重訂

遽下拜申弟子禮叩其術老父曰吾無術可以授子此
去明日復來凡三度乃指授其所修之要張具領受之
再拜詣至其家中奉齋供遂同步而往從行百餘步警
不復見方悟仙也明日更往跡之無復雲氣矣後寂無
聞張親話所遇之事于余云

紫衣白馬人

正德年間夏九月天旱不雨常熟大和鎮田間厚水者
七人白晝見采雲從西來有一紫衣白馬少年揚鞭在
雲中行次第過張棊轉西山角漸餘馬足鞭影久之

都沒衆喧呼從之少年亦于馬上回首疑其神仙故示異于凡目矣

鶴飛火中

成化初山陰祝瀚繇會魁爲江西南昌郡守博採奇術精思服食嘗從異人授得黃紙古書一卷名曰靈陰秘錄其本殘缺糜爛十數紙是太上鍊金丹隱訣以爲黃白變化咳唾可致也乃謝病杜門于郡衙造一藥爐高數尺依法燒鍊晝夜精勤不離竈側剋期而成功矣一日失守鑪敗紫焰穿屋上火烟四合解宇俱焚家人輩驚走所鍊之物爛流散于地居民見火中有白鶴一雙冲天而去時會魁至境內太守移病還山其書至今子孫收錄猶在

仙藥

袁君一鯨女未嫁忽得翻胃病歷求方藥不能效衆醫拱手骨立如削厭厭待盡而已一日有金真道人詣門請謁云吾能療不起之疾君家閨中得無有病者乎闈者曰主公有愛女抱疾不接賓客久矣疾亦非若所能愈也請速出去厭斥久之聲聞于內袁氏內眷因命延

入初云吾爲一方救汝及書方畢皆人間所不見之藥
內眷云吾家何從買此奇藥道人旣憐憫願出諸囊中
請以縑物酬焉旣而云龍涎有處可買乎衆答無有道
人于是取囊中雜藥煉爲膏液和作一小黑罐子封固
云不須食只日日嗅之足矣初嗅之日膈間覺有一物
漸漸吐出皆老痰也明日復吐一塊第三日漸思飲食
至七日而匕箸大進肌肉盡生安好如常人矣始知遇
仙望空瞻禮其女未幾出嫁至今尚存亦趙明府說

赤肚道人

稽園第一 仙幻

三知不足齋重訂

聞中福州城內昔年有一道士常披髮佯狂衣裳垢滓
游行市中人視其軀腹如碧瓊璃五臟畢露洞然照見
兒童蜂聚而隨之每捧其腹大叫曰撞我肚撞我肚旬
日間莫之有應時因呼爲赤肚道士矣一日歎曰我欲
度人人不來度無如之何深可悲哉遂去後莫有遇之
者閩南陳司農訐謔譏關時說此

韓秀才

韓清者洛陽縣人也幼好道不修邊幅常服氣煉神遨
遊雲水自以爲樂十歲操筆便成文章有女冠自華陰

山來過其家密授道要因閉室積思遂了深元之理漸能分身隱形若左元放矣雖遊學宮傲然禮法之外時時微露奇跡人莫之測以其褊率不拘又好凌侮多不與交惟趙府君重方術見清風骨明秀知非凡流深加禮遇府君嘗喪妻悲哀燕居獨坐思與韓生飲博消遣清忽拱立于側府君驚曰生從何來對曰蒙公見懷敢不趨侍府君大笑命酒數行相與博戲時春月庭中花開清以手揉之和入酒樽頓覺酒味殊常甘美外忽報吏廨失火衆奔救府君登樓其觀清持杯酒向吏廨嘆

會園第一仙幻

古知不足齋重訂

之火卽滅府君繇此益敬異之雷宿談讌彌日累夕不倦矣時清父某爲縣藏吏偶引親故入藏失金若干縣令捉吏夫婦並繫獄中府君心知其無辜欲釋之令固不從一日鞠訊其事吏夫婦囚首跪階下令赦門者無容秀才闖入清忽立案傍令踞見大詬叱伍伯執之左右素聞其神共諫令令乃烈聲問清曰若多妖術能代父償贖金乎不爾當并受拷掠清曰唯唯請借鼎釜及至清取台案上錫視筆架承水瓮甌之屬一一置匱于火虞其不給命拾階下瓦甃聚積其上出袖中汗巾角

解小囊得藥兩粒投火中良久紫烟鬱蒸充滿廳事故
視鼎釜都成上金矣謂令曰此神仙金敵世間幾倍償
藏之外可糴粟賑饑無妄費也令大駭然以方士爐火
之術不足異也問清曰技止此乎清曰未也引其袖一
呼須臾之間傾出二女子自階登拜窈窕無雙嬌歌妙
舞莫可形狀轉身逼向令令止之清因取女子還納袖
中令又問清曰技止此乎清曰未也探其襟內引出一
龍一虎風生雲起哮吼拏攫而爭前作搏噬狀跳躍向
令令急止之清復取籠虎還納襟內令神色惶怖曰止
矣吾見子之奇矣無煩更設也清曰猶未也公無懼聊
以劇戲耳從左右索水授水一盂清持筆嚙之俄有塵
起烟霧晦冥胥吏皆無人色頃之塵斂視其庭已成大
河波濤洶湧清乃拾地上樹葉作舟浮之身登其上父
母亦共載焉揮手別令曰爲我謝趙府君異日洞天相
見也刺舟冉冉入雲俄而漸滅衆皆仰視羅拜倏忽天
霽縣堂如舊令具以聞府君府君棄官而歸

畫扇仙人

相傳有吳人許生戀者棲心元門勤求燒煉積十餘年

無成一日游洞庭山遇羽衣道士飄若仙人許生心訝其非凡也跪而祈請丹術道士出其囊中聚頭畫扇倒拄石壁之下畫中有大樹樹下磐石石上安一丹鼎鼎邊貯缸承水及薪炭之屬傍有雙了髻童子立焉道士叱之此童子卽跪于鼎口益薪添火忽見紫燄上炎鼎中如沸斯須之間報藥成矣童子呈藥于道士滅火立如故道士取一小錠賜許生因告之曰此爐中造化也盜天地役鬼神非有積功累行不可妄求子仙骨未成浮慕何益乎五十年後尋我于華陽洞中爰言訖懷其畫扇隱去許生大駭遂終身不談黃白之事矣此積古所說不知何年代也

白玉蟾

吳城中街路徐生藥家頗好道羽流雲水多造其門于是玉蟾老仙著藍縷敝衣拄瓢策杖而過之其家誠敬接奉畧無倦色一日同游石湖之西爲亡親營求葬地吳見行舟慣斲石爲鼓以歷于舟首相沿如此徐與玉蟾偕行至黃山下岸側偶遺石鼓在地玉蟾折葦一枝戲擊此鼓聲聞遠近數十里外邨民皆驚審知其爲神

人也徐拜請不已玉蟾遂爲覓地點穴而去石鼓至今存焉相傳大街劉氏墓在虎邱之西其穴亦玉蟾所點未詳何年事也

張三丰

張三丰國初異跡甚著正德中尚在多游雲貴之間貴州有平越衛地多深巖密箐高神觀踞萬峰之顛中棲羽流真侶三丰居觀三年每夕禮斗常飛神周遊五岳名山到處皆有靈驗隆平侯王揮使並黔中人一日借入觀中相訪三丰方披破衲結跏趺于佛座之下二人

繪園第一

仙幻

七知不足齋叢書

不敢驚屏息以俟既起延二人坐定袖中出不托四枚熱氣如蒸裝下磁盤置二人前一人問從何來荅曰今日杭州西湖昭慶寺設齋講會不覺歸遲常州顧山百姓周慶謫戍滇南人呼之雲南八老親見其異歸而說焉

尹蓬頭

尹蓬頭者不知其名氏相傳是明初人與張三丰同時游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亦莫測其年壽至正德嘉靖年間尚在梁溪泰太學某號柳臺子款習南雍拜爲師弟

約來年七月七日過其家如期而至囊中將有碎金一
十七鏤秦與其妻俱延禮之跪而上食呼爲大仙隔日
與秦談讌嘯傲頗相狎昵俄患徧身惡瘡膿血淋漓臭
不可耐舉家細小無不厭惡而秦慮求醫藥治療殷勤
湯沐之具必親承之瘡日益甚秦泣而告曰大仙病勢
至此將有不起之憂其若之何蓬頭曰汝家有美妾令
其侍寢一宵吾疾瘳矣秦不敢忤退而語其姬侍曰此
真神仙非如世人但作姬事卿爲我強一赴之妾聞言
怖而却走秦俟夜半強負其妾而出蓬頭從帳中語曰

繪圖第一 仙幻

大知不足齋重訂

且負去今夕不吉矣吾更選日耳蓋試秦意實無他也
久之瘡勢轉殆呼秦語之曰疾不可爲矣莫信世上有
仙人也但我死後不免以喪事相累汝可奉靈柩于中
堂設几筵成服三年乃葬庶盡師弟之情秦泣唯唯而
退且行且訝師未傳道遽焉瀆先吾家豈可停柩終當
寄于宅後三茅宮中安置耳纔舉此念蓬頭已知明晨
謂曰幸吾此疾尚可起不至歸骨于三茅宮中也今夜
得香草煎湯數斛爲吾洗瘡瘡自愈無煩以他藥相療
矣從帳中起坐將身抖擻瘡癩下六七升及入澡盤中

移時方出膚若凝脂髮皆變黑容色如桃花秦夫妻視而驚闔門羅拜齊稱肉眼不識神仙明日便去數之纔十七日也下午復在金陵王揮使家矣揮使有女病瘵疔然待盡出叩蓬頭蓬頭曰與我寢處一宵尚何病哉揮使大怒欲擱其面細君屏後趨出止之謂揮使曰神仙救人終不以淫慾爲事倘能起病何惜其軀遂許諾其夜蓬頭命選壯健婦女四人抱病者而寢自運真陽逼熱病體衆見瘵蟲無數飛出用扇撲去黎明輔以湯藥飲食痢疾頓除一家驚喜媿謝遂還西川鶴鳴觀乘

猶園第一

仙幻

充知不足齋重訂

石鶴而去先是觀前舊有兩石鶴不知何代物也蓬頭乘其雄者上升其雌者中夜悲啼土人驚怪爭來擊落其喙至今無喙石鶴一隻存焉

高神觀道士

高神觀在貴州平越衛山中有道士居之道士棋品最高人莫與敵一日有異人來請對局凡三日夕不決勝負道士計無從出潛禱于觀中所供西王母像前其夜局未終道士據案假寐夢西王母傳示奕旨醒而默記其下子急呼異人共了殘局道士隨手而應下至第三

著笑曰尊師無活路矣不免輸却一局棋也異人忽推
博局離席而起曰靈山老母多言言已下階聳身凌雲
而逝高承先傳顧山周慶說

閆蓬頭

閆道人不知何許人也名希言別號亦希言其投刺人
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巾櫛粗布夾衫
有裙襦無相服履而不襪爲人疎眉目豐輔重頰色正
紫肌肉充腴腰腹十圍叩之如鼓彭彭然得如來之一
相曰陰馬藏秤之重可三百觔行步健迅雖少壯不當

繪園第一

仙幻

予知不足齋重訂

也盛暑輒裸而曝日中不浴窮冬鑿冰而浴又令人積
溺畚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覺癢臊所至驚異目
爲道人又目之閆蓬頭誰爲閆頭陀或坐不起辭之亦
不起然未嘗以傲色加貴游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酣
嗜自適則歌道情曲以娛坐客食能兼人不擇暈素但
嗜蔬而安粥人奉之憤則憤奉之衣則衣與之金錢則
亦寘袖中轉盼卽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
從之往往手甘果爲餉故從者益衆問道人百歲乎曰
亦百歲耳問且二百歲乎曰亦且二百歲耳問元時嘗

爲某路總管乎曰某路總管耳或曰道人不過六十耳何誑我爲曰是誑爾也言六十者當又言道人豈六十歲人也曰卽非六十歲人竟無以測也絕不爲人道其所繇得卽以延年冲舉之術亦不應惟勸人行陰騭廣施子勿淫勿殺勿憂勿恚勿多思而已頗好作有爲功德于太和之均江建鎮武宮宏麗甚又于句曲東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桃杏春時若錦繡謀于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溉之成稻由歲入米可三四十石而觀獨有門及丙舍耳乃薄游金陵諸公若李

猿園第一 仙幻

王知不足齋重訂

司寇王中丞王鴻臚及余間過一二中貴人欲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後過七百戶家飯畢謂其徒欲得湯浴湯至凡三浴而

孫命移枕蓐地坐曰道人

不嘗臥牀也已覺氣心微始驚問道人得無欲去乎道人曰既知之何問遂踞趺坐不僵洩旬猶暖氣色休休然汗沾鬚有若璣者三日而入龕七日而不移至乾元觀時時啟龕視之蓋百日猶若生也道人游行人間者五十餘年灼然著聲者垂四十年出無恒嚮話無恒言宿無恒夕忽然而來忽然而去無住爲主無戀爲本無

相爲宗其真有道者耶弇山人曰道人以甲申之冬過
我弇中酒間忽謂余吾家山西二十七八時行販燕市
足自給有妻室矣而淫往往房室過度成癩且死遇我
師誨之坐功得亡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毋問時有
一女置之今者都不憶吾血屬惟憶吾姓問度其時蓋
在嘉靖乙未丙申間也按此傳出瑯琊王長公世貞所
譏希言節其文以著于說後希言與邵武守嚴激語頗
相符邵武云曾見其暑天裸曝兩目視日移時不瞬嚴
冬扣凌而浴也

蒸每

水去則望西行

繪園第一 仙幻

至知不足齋叢書訂

初無定準歲三日其徒自金陵來問何時發足荅曰元
旦艱然日出家人五百里外步行三日到此拜年有何
急事卽遣去不畱其平易如此後希言又問中翰徐汝
良對云昔肄業南雍時春官侍郎趙公用賢爲諸生祭
酒良隨侍郎同送閭蓬頭葬從其篋中檢得羊皮度牒
一張上載勝國年號官銜歲月花押井井可據侍郎推
驗非僞造者因知蓬頭實二百歲已上人也

潘尚書遇仙

新城縣春官尚書潘公晟少爲諸生家甚窳婚娶之外

未嘗二女色也當浙場鄉薦時未榜之前五日遇一道人容儀俊偉飄然若仙公拜而問功名事道人曰功名不須問管取做到尚書然子今科中後便當遇佳麗矣覓一器來我乞汝藥公遂取案上瓷甌與之道人出囊中紅粒如芥子大甚堅撮與滿甌公問藥何名道人荅曰此房中藥也一生受用不盡矣公拜收藏其藥忽失道人所在未幾揭榜獲傳其夕主人之子婦貌極美卽出爲公更衣留待寢公遂取藥試之輒能經宿不敗公自夫人而下妾媵最盛而新城伎女以至丐婦亡間妍媸並召入薦枕俾書作夜極人間之欲矣年八十餘一日藥盡遂病不起

王省幹遇仙丹

已下十一條
回道人遺事

中街路王省幹不知何代人家近福濟觀俗謂之神仙廟矣歲以四月十四日齋供雲水作麪數斛皆盡時省幹方出忽有道人詣門從其婦乞水澡浴曰但累湯沐不須飲食也婦不能拒乃從門傍空室與澡盆授水與之浴畢復食以麪道人用梳置案上倒合而去家人取之不能舉益至數十人亦如故其夜省幹歸婦述以語

繪圖第一

仙幻

至知不足齋重訂

之乃一舉而啟得藥丸并治風癩方省幹以所需藥試服之未半身體輕壯容膚光澤遂依方治病病無久近治之卽瘥榜于門曰遇仙丹乞者不遠千里及省幹化去將二十世子弟行其方不甚驗矣近重脩福濟觀太原徵君題疏有云壺中傳得一丸丹海內爭求千歲藥卽此事也

火中仙像

歙縣烏石山下萬聖觀有仙蹟畫純陽像于廊廡間先年回祿四壁蕩然而仙像在火都不焦灼明日道士舉帚拂出轉覺丹青豔耀歎以爲奇辛丑年親過其地見此

賣筆人遇仙

華亭縣靈官廟東楮某賣筆爲業萬歷戊子年間楮病瘵已深醫藥罔效厄羸骨立僅存餘喘皆目爲必死之微勢不可救矣時南昌喻邦相爲松江太守鹵簿威儀巖盛瘵者曝背于門妻嫂翼之不能起喻公遙望而憫之禁前驅使勿呵辟聽其自便一日遇藍袍青巾道人見瘵者狀貌頗有矜憐之色謂曰汝辦二十錢齋我我

繪圖第一

仙幻

玉函不足齋重訂

活汝其妻嫂咸異之遂依言付錢道人持錢分施與靈官廟前丐者便從指甲中剔出紅藥七粒小于芥子謂曰搯二粒水吞之自當有驗未愈更服二粒神可王矣便以餘藥乞人妻嫂隨延道人入坐以新汲井水浸藥滴其口少頃卽躍然起索飲食扶杖而行已更進其二粒步履如常無復困憊于是合家羅拜叩其居止曰吾向往姚廉察家無他寓也明日筆工妻子前詣姚宅中物色之廉察大驚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繹不解忽夫人從屏後出曰得非後樓所供呂先生乎引之登樓儼然藍袍青巾與所遇容飾無異闔門驚歎傳爲美談後楮家餘藥轉乞與許御史去聞于宋孝廉

落瘦道人

道人還經靈官廟見廟中道士垂瘦如瓠試以手撚瘦帶者再應手而落頰下平復如舊曾無癢痕市人兢呼爲落瘦道人矣是時觀者如堵徘徊之間忽失道人在

焚藥

越東有善箕名呂仙者一人患眼疾經年不愈請于仙

仙立授一方令詣市取藥五六種杵細焚之鈞州磁爐中少頃撥其灰得紅丸子一雙遂如法服下應手清涼雙目豁然如初曾無纖翳更數年其疾復發此人又請善箕者告之授方焚藥無異前度而紅丸不可得矣爐灰傾出淨盡卒無以覓再三哀禱只云藥在爐中後乃碎其爐足宛然丸子在焉神仙固無所不戲哉

桃花道士

蘇州東城販繒家有兒年十餘歲近患腹痞楚極醫藥不支身漸黃瘦一日早起有道士髻插桃花一枝負藥

繪圖第一

仙列

兵知不足齋重訂

囊過其門向西行甚急見甚異之跡之俱至福濟觀中兒牽其衣跪乞靈藥道士曰汝病不須藥也命兒張其口從囊中掣出鍼綫刺其喉探入腹下鉗出一瓣肉兒亦愕然無苦道士謂曰牛肉過傷成此痞積今便可終身輕食矣腹平如故言訖不見後乃知爲呂仙降神也人謂天與其疾而仙顯其異矣

搗衣石

吳人以四月十四日祀呂仙年年如此呂仙亦數數來人間其年福濟觀前人家施麵有一丐者食麵畢覆其

器于中庭搗衣石上衆不能舉三日後始開仙跡幻設
信有之焉

神仙魚服

直塘一道觀中有道錄周靜清法術著異一日龍虎山
張真人來訪周出迓之偶一道人持酒囊以隨將詣市
沽酒真人見道人驚禮云此純陽老師也何緣至此降
階長跪不顧而去周異之曰此吾侍者執役觀中半年
矣方悟神仙魚服也命徒輩速延之入則已出門不遠
見之在前提酒囊徐徐而行二三道士各跣足追之無
及如此移時常相去十餘步竟莫能跡俄而風霧四起
咫尺不見惟聞雲際笙鶴之聲遂各罷還

絳箋帖

黃九鼎爲北京監博時夜夢人送絳箋帖子有呂崑拜
三大字黃訝其仙亟整衣冠出迎倉忙中恍然驚覺明
日語其所知所知謂曰汝弟子一七日內齋沐虔誠候
之必有異人至慎勿怠事黃是日齋戒凡經七日杳然
亡跡齋禁亦開又將踰旬矣一日忽有道人戴雙玉圈
巾走入臥內黃亦頓忘前事急命驅逐道人怒曰我尚

書閣老家往來出入無所避忌汝乃驅逐我乎黃趨出
追之不知所在詳味尚書閣老四字中又雙口在焉始
信真仙降而不悟也其夕即夢一人來索前絳箋帖子
黃驚懼遽檢還之而覺悔無及矣親話于余

賭雷

有雷公方行雷遇一道人至挾而登酒樓戲其賭雷爲
樂雷公曰雷吾所役使也斯何難事而汝能賭道人曰
某亦習五雷之法于是下籌子案互角勝負雷公每爲
道人所禁行十得五終莫能敵道人引滿盡歡雷公不
得涓滴而罷既去雷公請其名曰回去回去雷公作禮
問曰莫非呂先生乎道人大笑騰雲而上雷公怒命使
者推霹靂車相隨追之不及乃止管可成說

卜築長春山

欲何洪少隨父賈于杭遂世爲杭人萬歷中兒長疾篤
請姚江徐永召仙仙至乃純陽子也題詩云三春柳外
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窗香雨
溼輕紗詳其句知是不可爲矣後六日果死洪悼兒使
永再致純陽子純陽子曰死者不可復生生者不當脩

福乎吾儕厭居壺嶠思憇人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
君家墳墓在焉其爲我卜築于斯可乎洪稽首聽命于
是購材鳩匠相地墓傍面清江夾翠巖造成高閣其上
亭焉壘石飛梁穿池種樹層廊翼翥雕欄繡錯綠雲多
駐紫氣時迴宛然欲界之靈都也署額顏楣並出仙筆
落成之後肖像如生凡刻仙籍者十餘人而洪祖及祖
母仙姑與焉徐渭有記

影娥川樓船鼓吹

影娥川在常熟縣城中虞山之麓路繇清權里而入淺

繪園第一 仙幻

无知不足齋重訂

水一窪不通舟楫相傳琴流于此結原所謂焦尾溪卽
其地也萬曆丙子正月十五夜月色甚皎秀才馬鳳挈
同細若女郎輩踏燈往來過此川上驚見川中忽湧樓
船鼓吹簾內隱映貴人皆曳雲霞日月之衣雙鬟侍女
倚闌吟望俄有青褶童子數輩推篷而起手攜絳紗燈
上岸鳳舉家驚異急呼從人尾之以行衆童子狀甚狡
繪縈迴數步便趨入船內不顧須臾烟霧四起咫尺晦
冥轉盼之間都無所見矣龔氏松窗快筆略記其事

大茅君張讌

常熟城中虞山西北隅一帶相傳其地爲三茅峯舊建
華陽觀不甚崇敞萬歷年間火居道士李甲偕鄰人夜
登虞山看月憇于三茅峯側歛見有張讎于峯之顛者
上不見天皆五綵帳幄覆之下鋪紅錦地衣數十重羅
列綺筵丹碧交煥金石箏奏絲竹五音聲隱隱出半空
中李初意是大僚筵會徐徐引避樹下俄望見席上列
坐數人神狀秀異前元裳綺衣雲冠彈綬手執碧玉觥
笑傲自若兩傍行酒皆丸髻小兒黛鬟女子侍衛百數
各有所執乃大駭異方知張讎者卽大茅君亦莫知坐
上何人是茅君也拉鄰人趨烏徑而上其行迅疾漸覺
彌遠未至數十步俄然驚散衆與皆隱但見流雲采霞
香風瑞靄彌漫崖谷之間白鶴數群迴翔其地而已向
之管絃羅綺一無所睹矣及曉直上峯頭尋求餘糧棄
核尚有存者絕無影響惆悵而還

繪圖第一 仙幻

手知不是齋童詞



